綸扉奏草

綸扉奏草卷之二

辭內閣疏

奏爲恩隆任重自揣不堪懇乞

聖明俯允控辭以安愚分事接得吏部咨文爲會

推閣臣事奉

聖旨于愼行加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葉向高李廷

機陞禮部尚書各兼東閣大學士愼行向高便

差官行取來京俱入閣同銷爵等辦事欽此隨

望

闕叩頭謝恩外念臣一介書生倖陪詞苑濫居

清秩遂晉貳卿素無尺寸之長可自表見又乏分毫之効少報恩私卽如詞臣尋常職業編摩讐校之類臣亦無有可謂至愚極陋無足比數者矣不意廷臣之過舉伏蒙

聖主之殊知拔自詔曹俾叅政地凡在紳弁孰不慶其遭逢少有心胸能自忘于報稱而臣揣分捫慙豈能滋懼

高天厚地旣負踵以難酬策蹇鞭駑雖馳驅其何補况當國家多事之日而月有重任更易招覆餗之尤以仁賢久滯之秋而先竊高位必

復來維鶴之誚臣之日夜凌兢再三籌度真
有難覥顏以就列者萬不敢爲謙讓之虛辭
以仰瀆
君父之清聽伏乞
聖明鑒臣愚衷俯谷辭免庶
皇上年來共難其慎之心不因臣而有誤而愚臣
生平知止知足之念亦賴此而少安矣臣不
勝懇切待
命之至奉
聖旨卿德望端恪學識閎深政本重地特茲簡任

宜上緊應召殫忠協贊以臻化理不允辭吏部

知道

辭內閣第二疏

奏爲

天恩隆重愧悚彌深再瀝悃誠仰祈

俞允事該臣於六月二十一日具疏辭免

新命隨於七月初五日接吏部咨奉

聖旨卿德望端恪學識閎深政本重地特茲簡任

宜上緊應召殫忠協贊以臻化理不允辭吏部

知道欽此又先於閏六月十二日行人司行人

王孟震齎

命到南京取臣入閣臣一介孤蹤頻承

寵命義當奔走仰答
其伏惟是昔人有言人各有能有不能以臣自度
藏拙于優閒之曹避紛于恬寂之境雍容奉
職無所短長是臣之所能也處之以艱大而
不驚當之以震撼而不動深謀紆畫佐謀斷
而殄蕩平是臣之所不能也將分量之大小
度進退之所宜凡可知難身名毋隕是臣雖
不能尚可勉而能也今
聖上之更化方殷海內之望治尤急安危否泰亟
在玆日所以上寬

聖意下慰輿情惟二三元僚是賴而使庸劣如臣
者參陪其間安能勝其任哉至膏肓雖扁
椰易察是臣一身之私不敢為
君父告者伏望
聖明並臣愚分鑒臣微誠收回
成命毋強臣以所不能以貽他日之悔生成造就
之鴻恩更有深于拔擢之外矣臣不勝感激
祈懇之至奉
聖旨卿學行素著人望允孚政本之司朕特簡畀
宜遵命速來佐理慎勿再辭吏部知道

入閣謝
恩疏
奏爲感激
天恩恭陳
謝悃事臣于本月十三日見
朝次日報名謝
恩仍候面
恩該內閣照例題請到任奉
聖旨知道了着即入閣辦事欽此臣謹于二十五
日

午門前謝恩即到任辦事訖伏念臣詞林下品留省疎蹤方圓田野之安久無雲霄之夢誤蒙

聖上破格登庸益自二百年來自南曹而參密勿僅一再見臣之遭逢可謂奇矣夫有非常之遇則必有非常之報而臣內省行能茫無以稱惟是勉竭庸愚毋孤任使時事之扞格何以斡旋人情之參商何以調攝朝何以無濟位野何以無遺賢種種隱憂形諸章疏者何以消弭此臣之所願從二三臣後而自效其

爲一者也至于營身肥家徇私罔上以成心
而遊衆以勝心而收群以名心而要譽以黨
心而杭交以患得患失心而罔位負
聖主之虛懷化萬世之公論少有人心必不出此
此臣之所自盟寸衷而欲質于鬼神者也臣
之來也實與同官臣于慎行偕慎行
簡惟者臣赤忠自矢志未及酬奄然淪謝而臣幸
以多病殘軀猶存視息
天恩難報每顧影以自憐人命幾何益傷心而滋
懼不乘蒲柳之未零及犬馬之能效而勉自

策勵乃碌碌奄奄甘同朽腐豈但
尸位之罪人抑亦生成之棄物矣臣雖至愚亦知
辨此伏望
聖明俯鑒微誠時垂宸慮念今日政地最爲難居
思天下人心豈容久失事事毋至于壅格言
言必見諸施行在
陛下不過復初年之恒規便是登三咸五之業使
臣等不過修向時之常職巳免尸位曠官之
譬此則
聖心一念轉移間而愚臣不勝其欽欽者也臣無

任感激仰望之至

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覽卿奏詞具見忠愛懇切朕知道了該部知

道

入閣讓名次疏

奏爲同官名次先後未安懇乞
聖明俯賜裁定以便供職事臣以庸愚誤蒙
簡擢再奉
溫綸促令趨赴臣感激
天恩冐昧前來已經連日見朝謝
恩外有同官臣李廷機以前者
欽點名次臣偶在前遂欲遽此爲先後之序惟廷
機資俸向在臣前臣又生平所嚴事不敢以
雁行進者今受事已五閱月而臣新從外來

顧偃然躐而先之非但心所不安抑亦義必不可負乘之愧方深[illegible]節之警滋甚此臣之所以不容已于言也伏望

聖明特賜

欽定使臣得追隨廷機之後庶于事體妥便而愚分亦得以少安矣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具見謙讓但列名在後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催發考選揭

臣等爲考選科道一事於前月二十二日本月初三日初七日連催三次煩聒之罪委無所逃臣等亦欲無言以俟

宸斷但今科道之人萬分難處非如向時猶可設法挪移延挨時日事勢已窮人情騰沸咸歸罪臣等無以自解夫

皇上以臣等爲股肱而耳目盡廢則股肱之用將安所施臣等仰

皇上如天地而閉塞日深則天地之仁亦何由顯

萬不得已昌死竭誠瀆懇
皇上廓天地之仁使臣等得少效股肱之力以報
答萬一如使微誠必不能動
天亦望
皇上俯垂體恤容臣等自審去就毋致曠瘝以叢
罪責亦厚幸矣臣等區區一念委非爲一身
計毀譽爲諸臣求官爵實以朝綱政體關係
非輕歲迫年終猥瀆刻難緩情急詞窮伏望
聖明憐而察之臣等不勝激切懇祈之至
萬曆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請教習揭

臣等竊念庶吉士考選已經半載得

旨亦已三月其教習官員臣等推舉得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蕭雲舉並陞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圖並陞詹事兼官今照舊俱堪教習久未奉

命今歲序更新尋常庶民之家亦開塾延師而作養人才為

聖明加意簡選一時稱為得士豈可蹉跎歲月使

被選諸臣徒蒙拔擢之恩而失進脩之益皆
至于翰林院爲文學侍從之臣職務清要掌
院爲之統率必不可缺今院篆久虛百凡不
便統率
聖明亟賜檢發使院篆有人而庶吉士學業不致
曠廢實今日一急務也臣等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正月十二日

請求宮開講揭

臣等于本月十二日以

皇太子講學日期上請十七日復進一揭中間

又以為言俱未蒙

俞允惟

皇太子輟講業已三年人情惶惶咸謂

元良國本學業久曠甚非所以開廓聰明增修

德美杜宴安之萌而防私昵之累也

皇上慈愛天成亟訓貽謀無所不至豈其于此曾

不慮及而日復一日歲復一歲荏苒蹉跎若

視爲不急之務臣等愚衷誠竊惑之今節假
已過轉眼仲春萬無尚不開講之理伏望
聖明于臣等前擬二十三二十五兩日內
欽定一日其
福王講讀亦于是日同舉臣等不勝悚息仰望
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正月二十日

催請各項揭
臣等自歲裡至今連揭催請各項緊要事務
並未蒙
批發今正月又將過矣豈以其事之尚可延遲耶
則上關
國本下切治幾人心企望如焦如焚口語傳流
如沸如羹殆不容一日遲也豈以爲臣等之
言爲無當耶則天縱
聖明萬幾久熟其于治亂安危之故用人行政之
宜寧有一毫能逃

聖鑒誰敢以無當不急之言而煩瀆也益

聖主之意真淵微而難窺而臣等之愚益惶惑而

莫措矣目前急務甚多臣等前此或併請或

分請然併請則恐其泛分請又恐其煩今謹

擇其最急者開列數款伏祈

聖明次第施行毋再遲緩或

聖意有所可否亦乞

明示臣等以豁其惑臣等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伏乞

一日講起居注官久缺臣等前推堪任各官

批發

一東宮開講臣等前擬二十二三十五兩日

今已無及容臣等另擇吉日上請即

賜允行其前侍班等官併乞

批發

一庶吉士教習并掌翰林院印信官伏乞

批發

一吏部考選科道本伏乞

批發

一吏部會推兩京六部尚書侍郎及都察院

左都御史左僉都御史貴州雲南各巡撫

本伏乞

批發

萬曆三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條陳用人理財疏

奏爲

天恩降重假柄未能謹述當今第一急務少效愚

忠仰祈

採擇事臣以一介豎儒誤蒙

任使當聽

天就日之始宜有一言用備先資而臣自揣智識

短淺不敢輕言忝從二三臣後有當言者皆公

共參揭又無庸私言

皇上天縱聖明

宸衷默運方自爲旋轉臣亦可以無言乃入春以
來政務愈寒
天聽日高臣碌碌出入未有分毫可以報稱揆之
私心終難以默蓋臣少讀大學一書其論治
國平天下惟用人理財兩端自古至今未有
不用人不理財而可以爲天下國家者今日
之用人何如哉缺者不補矣選者不下矣廢
者不錄矣巡差之御史到處之人作養之庶
常經年曠業
祖宗設立百司庶府強半空虛而

皇上猶若藐視之者人竊疑
皇上吝惜名爵有印劄不與之弊臣謂不然意者
聖心于此有數籌焉其一必謂官不必備年來懸
缺許多亦未至廢事不如一官不補即一事
不治若一官兩攝又一事兩妨乎居因循苟
且猶可支吾一旦綫懸必至狼狽譬如操舟
順水安流篙師柁工或不必盡其至於急浪
驚濤前危後險卒然需之則已無及矣矧今
紀綱法度廢弛已極固不待他日而後急也
其一必謂除授一官則推舉銓選催請者皆

得假以市恩所以重靳不知爵位官職諸出
朝廷與臣下何與臣在南都每見除官命下人輙
歡呼曰此
聖明簡用不聞其云出某人推舉某人銓選某人
從請也昔人謂貪天之功其罪甚于竊人之
財今日在廷諸臣頗知尊
君敬上豈容有此其一必謂諸臣皆希圖榮寵自
爲身謀甚者至相爭相訐此輩一用必復多
事故爲此以摧抑之不知爵祿名譽人主厲
世磨鈍之大權使天下人皆輕視

朝廷官爵不求進取則雖神聖誰與分猷況人品不同難以例論懷私負位之輩豈敢謂無固亦有身受
國恩思酬尺寸名存仕版自許馳驅者矣而槩以將進疑士不亦過乎若恐用之而多事則臣竊以為今日之紛紜正由于不用如其用之將各業其官各營其職何事之可多臣願
皇上察此數端有官必補有補必速用舍予奪斷自
宸衷勿以猶豫之心而致天工之曠也至于理財

則更有可慮者太倉積儲盡矣太僕馬價空矣兵部工部無不告匱即大官供應之需亦朝不及夕矣涸轍之鮒日望救于西江無米之炊徒興嗟于巧婦

國家二百餘年軍國之供無如是之困苦危急

而

皇上猶若緩視之者人竊疑

皇上端拱穆清有秦越肥瘠之意臣又謂不然意

者

聖心于此亦有數端焉其一必謂天下之財皆與

天下公共非上所得私況其出如流不能久聚而惟積不用者爲財不知天子之所以當貴者正以臣妾億兆富有四海窮天極地無非一家藏于無垠流于不涸乃稱得意耳如使身之所需不出宮庭力之所營僅資賸錙此何貴于萬乘而毋乃示天下隘乎漢臣有言人主患不廣大夫惟廣大則知用財之術矣其一必謂礦稅數年行之無事民間財力猶堪朘取不知天地生財只有此數此贏彼縮理勢必然今

輦轂之下家家貧窮苟有百金之產即思遷徙無之連年水旱到處災傷百姓剜肉醫瘡以償租賦每聞催征積逋輒疾首蹙額怨詈守令敲朴鞭笞終不可得似此景象即卒然有事欲出萬不得已之計其誰應之其一必謂中外積貯尚有贏餘縱使目前不敷猶可設法處置不知今日庫藏處處空虛西借東挪捉襟露肘即臣在部曹曾署戶工二部戶部所積向有百餘萬工部亦數十萬今皆盡矣其所存者不能以萬計矣其在各省匱乏更

甚夫酌行潦者猶挹彼注茲今日之財將安

所挹而安所注乎日者小有給發列曹主遣

至机與詐詰此公家之物何分彼此而爭執

如是其萬不得已之情亦自可見夫他費猶

可寬也九邊歲額軍士旦夕倚以爲命者而

今歲所少且百二十萬數待哺能不寒心

今虜酋未定邊事尚紛遼左諸夷雄黠日甚

雖

聖明在御恩威懾伏萬無可虞然使營門之下庚

癸長呼亦豈所以壯三軍之氣消戎虜之心

乎項歲寧夏朝鮮播州三役所費至千餘萬

此皆藉

皇上威靈傑除戡定不至蔓延而煩費已若此矣

今滇南叛酋又復騷動如使一時未能撲滅

而重以他警何以待之臣故又願

皇上察此數端以天下財足天下用公私緩急斟

酌通融勿以彼此之心而重計臣之困也臣

之來天下人見

皇上振臣于疎遠之中以為曠世遭逢必有一番

聽用一番感格臣亦凜凜兢兢夜濯擬奮擴

恐以不肖之心傷
聖主知人之明而受事將三月目見
朝端景象空虛若此竊謂處
聖明之世無蒸蒸濟濟之風當全盛之時有岌岌
皇上之慮心切惜之日退隨二臣見其蒿目
焦心殷憂積念諸所揭請肝胆俱竭大者如
皇上日講之官
東宮開講之期頻煩懇瀆皆不得報每相對嘆
息以為居如此高位受如此
厚恩而進不得瞻望

天顔退不能發舒悃款每日所供不過票擬尋常

一二套數本章以爲職業心竊愧之臣至愚

極陋雖欲效芻蕘之獻而其說已窮惟此用

人理財二事妄意

聖心必有所疑未能釋然言者或未盡及故敢以

其私衷忖度冒昧言之蓋實見今日

國家治亂安危間不容髮若只爲諸臣一身計

進退用舍爲持籌主計之臣較尋常盈虛出

入則臣萬不敢以此輕瀆

君上自取煩瀆之罪伏乞

聖明俯賜省覽亟將吏部推陞考選章疏及臣等
所推
日講
東宮侍班講讀教習庶吉士掌翰林院各官欽
第檢發令其供事仍
勑戶部悉心講求今日邊餉缺少作何處補何事
尚可節省何項尚可請發其一切宣索上供
之需盡行停止則年來扞格壅閼之病爲之
一瘳而太平之業可立致矣
萬曆三十六年二月初六日

催發考選揭

臣等竊見考選科道一事臣等以事屬喫緊不得不言職居輔導不敢不言相與竭誠具揭上請者至頻數矣迄今新年又復三月朝夕翹跂未奉

綸音

聖意淵微不惟中外諸臣不知臣等備員密勿而愚昧淺闇亦未知

聖意之所在也伏乞

皇上亟賜裁斷完此一事臣等不勝懇切祈望之

至

萬曆三十六年三月初四日

請發銀賞給各處雜夷內

兵部題覆撫延總督憲遴所奏延州夷酋驕

橫事情并合行經擬票來候

奏裁今已七八日未蒙

發下臣等子細訪得此酋桀黠非常雄行日甚旁
近諸夷多被吞併其馬步精兵約有六萬餘
人恃強不貢已經二年又勒買參斤多索車
價去歲通事官前去講說乃將步兵三萬騎
兵三萬盡出擺陣以威示之其驕横如此遼
陽凋敝之區兵食俱詘一旦內犯何以支吾

自非
天語叮嚀督撫諸臣亟行計議振刷倚舉則人皆玩愒邊事益不可為矣近來疆埸日見多事滇南叛夷尚未撫定交南遺孽又復內侵至于建州去京師甚近肩背之患更為可虞臣等日夜猡徨不勝憂慮伏望
聖明速將前疏省發以便遵行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

請處置錢糧揭

臣等接得戶部尚書趙世卿揭帖備陳財用出入之數與課額虧損之由條分縷析至爲明白臣等平日雖知府庫空虛尚不知其窮迫之狀一至于此讀未及終已心寒股慄然若不可一朝居一息寧者其中關係最大最緊又最難處無如邊餉此三軍之命難緩須臾而舊歲所欠已百二十餘萬歲甚一歲將何以支細稽餉額在隆慶初年僅二百餘萬漸次加增至于今日遂幾四百萬而各邊

一有事端又輒求增兵增餉不知隆慶以前虜未欵貢塞下多事餉何以少今日安寧餉何以多有餉有兵及至有事何以又不足用若不嚴行稽覈將來流弊莫知紀極而邊事愈壞矣至于

宮中買辦歲進二十萬以十歲計之則二百萬其他一切慶賞禮儀等項故事取之于該監者今皆責之該部無名之供無例之取無額設之錢糧苟非鬼運神輸從何措辦而息礦稅設立以來各處正供多被侵削鹽課壅滯

關抵減少曾未十年其所虧損已四百六十萬出者日贏入者日詘即使管仲劉晏主計將籌亦莫知其策之所出矣人臣事主凡有可為皆當竭心力捐性命惟此一事縱欲捐軀盡力亦無所濟自非

皇上加意留心振飭節省與天下更始則惟有坐觀其斃而已今計臣窮苦稱病杜門為日已久誠宜

下明旨督其速出與九卿科道悉心計議嚴責邊臣將兵餉稽查痛革年來虛冒尅剝之弊其

買辦上供錢糧一槩停止即稅使未能盡罷亦當權其利害最重如遼東雲南有事之處先行撤回則天下事尚不至于大壞極弊而不可收拾乎抑臣等猶有請焉唐憲宗嘗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魏博而謂宰相李絳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財貨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蓋英斷之君識度卓越如此史臣書其事以爲美譚今虜情叵測邊餉急在目前滇事未平軍需不容少緩各處錢糧搜括無餘那借已盡惟願

皇上慨然發內帑所積以解枵腹之危救燃眉之

急使萬口同聲歡傳

聖德卽唐宗不敢望焉此尤臣等與天下臣民之

大幸也

萬曆三十六年四月初三日

請發考選揭

臣等以考選一事陳瀆至十餘次未蒙

聽納方當引罪自責豈敢復言但今事勢窮迫已至萬分臣等備員輔弼入則愧心出則赧顏自非懇求

君父計將何之今御史在內只有二人南京科道各止一人各省各差大半闕乏而廣西且曠至數年廣東遼東皆目前有事無人彈壓遼東以奴酋驕橫邊備空虛需人尤急若復因循不補恐紀綱法度日益陵遲禍亂之生又

有不止如近日所奏報者頃
皇上于臣及兵部之請皆
允俞發今又數時矣又有繼請者矣中外之望日
切一日
皇上之聽日煩一日天下之事日壞一日臣等區
區血誠萬難自已故復昌昧陳瀆若有一毫
市恩沽名之心則得罪于
皇上得罪于神明臣等雖愚必不敢出此伏望
聖明憐察施行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四月十九日

乞休第一疏

奏爲殷憂日甚贊理無能懇乞

聖明俯容休致以免曠瘝亟採讜言圖修實政事

臣以樸遬下材濫膺

簡命備員伴食數月于玆雖兢兢飭勵不敢苟且

以負

恩私而行能淺薄才質踈庸實無尺寸分毫可稗

萬一每見大小臣僚條陳時事岌岌皇皇有

禍亂之憂輒慨然太息事

聖明之君忝輔弼之任而坐觀世界如此能不愧

心頃接吏科給事中姚士慎揭帖臚列中外危困情形更為深切而望臣等以轉移之術死生去就之爭槪其所言皆臣之所欲言其所望臣尤臣之所展轉反側于衷圖之而不得其方憂之而莫訴其苦者臣書生也不習今事頗知古事古來致亂之故多矣然未有上下隔絶中外乖離處處隱憂人人語難如今日者十餘年間亂萌數見皆幸而無事今西南東北夾發並興延州遺孽尤稱雄黠道路流傳甚有復攸嶺何之意加之稅使誅求

邊人[illegible]情控訴無門勢將走虜外訌內叛將何以支

國家大計不過兵食兩端今日自京營以至九邊兵籍雖存空名無用每名額餉又苦不敷遊劄宜雲之間流言四布邊臣袝膺討臣求手累疏額天終不得請此何等事而泄泄若是大臣言官所稱股肱耳目不可一日無者今九列共止數人又強半臥病御史闔署止有二人巡差半闕綱紀陵遲向日擯廢諸臣老死牖下若無

賜環之期
皇上試思一旦有事中外何人可以倚仗何項錢
糧可以動支何處兵馬可以殺賊何方百姓
知感
朝廷恩德可以得其死力念及于此豈不寒心往
嘉靖時倭以數千之衆蹂躙東南竭天下之
力更十餘載而後撲滅虜一闖郊關
肅皇坐齋宮召問群臣禦虜方畧皆莫能置對勤
王之兵屢集城下而不敢發一矢維時公私
虛耗法令脩明軍實太盛庶官無闕而狼狽

已若此矣使在今日又當何如
論拱穆清所仗重恃力實臣等二三人天下
人鬱結無聊不能自通延頸跂足望有斡旋
亦惟臣等二三人臣初至時二臣喜臣之來
謂如車之有輔家之有亞旅相與計畫回
天殷勤補牘意氣甚銳顧未幾而臣賡以病告矣
今臣廷機又求去矣豈無戀
主之心豈無報恩之念而慹然若是則二臣之苦
心與臣之薄劣無足爲二臣助亦槩可見夫
爲臣子而避怨辭艱惟身名是恤固義之所

不敢出也若不量時度力隱忍浮沈以負恩
誤國亦心之所甚不安也以臣自度積誠感
悟力所不能票擬尋常無須贊助臣之當去
固已百倍于二臣矣而又多病叅衰瘍疾痛
楚每一溺血輙至數升黽勉出入非但無顏
亦終顛仆伏乞
聖明憐察下情允其休致毋使遷延日久罪戾愈
深臣之幸也至于
軫念時艱咨諏衆正弘開聽納之途亟講綢繆之
策以紓

宗社萬年基業則臣雖旦夕去國有餘寵焉臣不
勝激切祈懇之至奉
聖旨卿忠誠端謹朕所鑒知况今國家多事之時
豈可因人浮言求去卿宜即出贊襄毋得介懷
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乞休第二疏

奏爲天語彌溫臣心滋愧再瀝悃誠懇祈罷免事臣以贊理無能自求休致奉聖旨卿忠誠端謹朕所鑒知況今國家多事之時豈可因人浮言求去卿宜即出贊襄毋得介懷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臣伏奉溫綸祇承無地感極涕零莫知所報惟臣求去之意實以受事數月莫展一籌政本何地輔弼何官而可汶汶容容苟且度日反覆思維不能安處初不因士愼之言而萌此念也下情

未伸愈增鬱結憂愁困苦生意槁然即欲扶病入直而

幾務方殷萬難展布銓臣問臣曰庶官曠矣職何以修計臣問臣曰邊軍譟矣餉何以處臺臣問臣曰憲署空矣要緊各差急何以應諸如此類臣皆不能置對身居此地當任此責即臣自忖自思亦不能自恕而敢望天下之恕臣乎人情有所冀而不得必有後言矧合天下如焦如焚之心舉天下至危至急之事盡責之臣等而臣等實無以副釁端一啓則猜

度滋多悠悠之談何所不至今二臣既已堅
辭而欲使臣以孑然之身當四海九州之望
顧影無侶呼
天無門臣誠莫知其死所矣功名富貴臣已灰心
報
主酬知臣待來世惟望
皇上哀臣濟臣感
賜臣歸臣即身先朝露敢忘
聖恩不勝激切祈懇之至奉
聖旨覽卿所奏具見忠悃補官考選等事俟朕詳

覽裁度檢發因推官考選時言公言私煩瀆聒
瀆故此遲疑方今國家時事多艱正賴卿協贊
匡濟豈可怒然求去宜即出入閣辦事不允所
辭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奏

旨入充補

臣自審庸劣無以報

國適因困苦遂欲乞身伏蒙

皇上再發溫綸諭以即出而又明示以考選補官

避疑之故凡亦檢發臣感激

天恩不敢再辭兼以二臣方杜門候

旨閣元久虛臣萬不得已於今登

廷見謝

恩入閣辦事惟是二臣未出則機務殷繁既非臣

愚之所能獨當庶政未偷則物情迫切又非
臣力之所能獨副祿祿因循必將隕越此臣
所以雖黽勉承命而尤不勝其恐懼之私者
也惟望
聖意軫念時艱亟須
明旨將補官考選諸疏次第檢發如中有遲疑
特加乾斷誰敢不服仍
諭二臣蚤出供事庶臣得有所恐藉追隨少效犬
馬之力而于罪戾亦稍逭矣臣不勝感戴懇
祈之至奉

聖旨覽卿所奏入閣替襄朕心忻慰其補官考選等知道了候旨次第檢發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請同官入直摺

頃臣賡臣廷機俱以人言求去只臣一人在
閣辦事竊念政本重地關係匪輕每日票擬
多軍國大計一有差錯非但不便施行即傳
之四方亦爲不雅臣本書生受事日淺朝綱
政務夙未練習若非二臣領袖差錯之愆勢
必不免臣不足惜其如誤國家之事失
朝廷之體何哉今二臣已奉
旨慰留更望
聖明諭令即出毋杜門日久以致誤事或

伏從二臣所請究鄭振先范汝梓之罪以安其心
而速其出尤甚便也至于票擬一事從來皆
首臣主張其餘協贊惟首臣請告則在直者
暫爲代擬間有重大事情仍送首臣詳定此
舊例也自二臣被言臣屢遂具揭將一應本
章令臣擬票臣雖冒昧供役心甚不安蓋毎
論差錯可虞而于事體亦甚戾矣伏望
聖明亟諭臣屢仍舊擬票其諸尋常事務可以代
擬者臣方在直自不敢辭亦彼此相成之誼
也年來治理爽寒凡百艱難舉往時朝上夕

報之常規今皆成轉日回天之事業人情喁
喁中外交責臣等欲辭不可欲為不能跼天
蹐地無以自容度日俟時將何為計雖有慷
慨報
主之熱心亦至是而寒雖有貪戀富貴之俗心亦
至是而淡二臣對臣每相憐相戒毋相留行
臣同官同好豈不相信而敢復以此相苦良
以
機務所關不容漫視先公事而後私情臣固籌之
審矣伏望

聖明察臣萬不得已之情曲念所以留二臣之道
將緊要本章如補官考選等事屢允檢發者
亟賜施行毋復遲疑以虛
明旨即臣等一息尚存敢忘圖報臣不勝激切祈
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請處邊餉揭

臣等竊見近日各邊疏請兵餉皆稱詞危急而薊遼宣大尤迫章奏屢訴苦告窮心欲嘔而語欲泣凡在聽聞無不動念臣等子細詢訪皆云邊軍無糧日久甚向撫鎮司道及管糧郎中環擁泣告各官懼其為變多方曉諭使之安心而曠日經時未見給發終難以望梅畫餅之空譚而安枵腹待哺之戍伍鼓譟之禍匪朝伊夕兼之黠虜窺邊累謀入犯近日甚烽火諸處警報屢聞凡此饑軍豈堪防

禦雖欲督率誰肯向前昨見宣府撫臣楊帖
又謂將今歲市賞之費那借給軍轉盼秋初
又當開市並無別項錢糧可以抵補犬羊之
性易動難馴市賞無資將何撫馭邊疆之釁
始有不可言者矣似此事情皆安危所係急
於燃眉寧容泄泄坐視不為之所伏望
聖明檢發督撫諸臣之疏
勅下戶部令尚書趙世卿速出會九卿科道從長
計議如何那借以救目前如何區畫以垂永
遠斷的上請恭候

聖裁足令目前分難緩之急務也臣等仰仃困苦

力盡計窮敢謂微言足回

天聽惟是安危大計不敢不言萬口沸騰歸罪臣

等亦不容不言仰祈

聖慈俯垂憐察臣等不勝悚息懇瀆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日

請處分逃事揭

臣等頃接薊遼督臣及順天撫臣各揭帖報稱山海關內外軍民因遼東軍變阻絕糧食怨恨高淮平日荼害聚衆數千攻圍稅府高淮窘急率領夷丁刼挾管關李主事王通判護送逃回軍民洶洶陽雖解散陰尚結聯難以撫輯等因臣等見之不勝駭懼竊惟高淮罪惡

聖心洞鑒今既逃回則雖欲爲荼于地方亦不可得自當靜聽

皇上之處分臣等不敢屢瀆惟是遼東一百三十
七城堡十餘萬軍數十萬百姓處處沸騰人
人疑懼若非
亟須明詔開示慰安彼將謂
朝廷不察其枉尚欲深求訛言震驚何所不至燕
之黠虜狡夷開我內釁必相煽誘我之軍民
計出無聊必圖外向一夫倡謀萬衆響應竊
恐全遼之地非復國家有矣其為
宗社之禍尚忍言哉夫激變之事猶且所不宜開
一之為甚而况三四乎遼東之變不數月間

一見于前屯再見于松山三見于廣寧四見
于山海關勢愈猖狂地愈逼近燃眉剝膚未
足云急尚可置之問問付之于不足問哉又
各鎮額糧軍士旦夕倚以爲命萬無可緩之
理今戶部不敢問及
內帑只借工部太僕寺銀兩以救目前而疏復
留中屢請不發以此催軍合于亂衆臣等更
不知其禍之所終極也今謹擬勑一道請
皇上裁改亟發該部轉行地方以安民心仍乞
檢發戶部借餉前疏

特賜施行庶軍食少充而戎伍亦戢矣此安危大

計間不容緩伏望

聖明留神省覽臣等不勝喘息稽首祈禱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請同官入直揭

臣惟臣孫臣延機杜門日久頭踵奉

旨慰留而二臣尚未即出臣隻身入直孑然無侶無以爲殄苦楚嘔血淋漓委頓呻吟幾無生

趣

皇上柰何以綸扉重地使一衰庸書生支攤殘躄于其間耶今封疆多事警報時聞遼左軍民激變叅䟽糧餉久缺戎伍沸騰督撫諸臣移書告急者日三四至其言皆如蹈湯火望人拯救似此景象固非二臣堅卧之時矣况自

臣一人入直已再旬餘
綸音愈疎庶政愈壅非但考選等事脣焦舌敝望
眼徒穿即其他章疏稍有關係者皆一槩
留中臣之劣罪已自畢見若非二臣速出夾輔將
見
朝綱政體日壞一日臣之罪過日增一日少有
人心能不愧懼此臣之所以切望二臣以日
爲歲者也臣每接諸臣疏揭多爲臣等忠告
其淺者則望以補牘開陳其深者則望以積
誠感動臣開陳無效感動未能情急計窮不

于此時號呼同志更將何冀伏乞

皇上乘除之臣觀其意用左提右挈天下事或尚可爲而進則協心并退則止足不至孟浪悠悠負

恩誤國其幸大矣臣不勝悚息待命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三十日

封還楊少宰求去疏揭

今日蒙

發下吏部左侍郎楊時喬一本今臣擬票臣觀本中稱科臣宋一韓所論新推吳南巡撫薛夢雷乃係彼中士民公衆及自請給假等因臣與夢雷同鄉跡涉嫌疑不敢擅擬而臣度臣

廷機亦杜門日久臣不能强當候

聖明裁斷以服人心至于時喬清謹

皇上所素知目下大選會推事急亦應候

聖明裁定以便遵行但臣又恐過煩

聖心謹擬一票不知當否統乞
上裁
萬暦三十六年六月初三日

數三司知邦才揭

臣等聞何

旨以高淮奏同知王邦才貪酷殘害逐殺稅使劫擄錢糧等情遂

命錦衣衛差官校扭械來京究問仍令督撫官嚴追錢糧解進濟工臣等聞之不勝驚駭王邦才之事臣等一時不能究其原由但自高淮取回中外歡呼謂遼人方有更生之望而猶恐其疑懼未釋地方官難以諭解臣等方請

聖明亟下德音安此反側今一聞官校入境數十

萬軍民必謂
皇上震怒不赦其罪其爲叛亂萬萬無疑况遼東
殘弊之區被高淮剝削十室九空淮之錢糧
已盡搬回毫無遺失乃反令嚴追賠補剜肉
剝膚終不可得徒促之使亂耳此
旨必行則禍變之生必在旦夕遼東一鎮必非國
家之有他日縱費千百萬錢糧亦難收復此
臣等之所痛悼而萬不容已於言者也伏望
聖明亟將
明旨收回毋使停布以搖人心

示社在批

萬曆三十六年六月初七日

論時事疏

奏爲感觸近事懇達聖衷俯祈

聖鑒以重政機事臣入直無事日取

皇上御極以來

起居注莊誦紬閱至萬曆十六七年以後大半皆

閣臣辨謗之章與

皇上慰留之旨蓋二十年間惟臣王家屏以忤

旨發歸免于人言其餘無一得免臣不覺喟然嘆

曰政本重地輔弼重臣而蹈瑕釁詬一至於

此豈

聖代之光國家之福哉已而思之諸臣雖品格不同行業各異然豈無忠貞端亮足任股肱謹慎小心能自愛惜而繫羅口語動涉風波其故謂何于是反覆推尋窮極原委乃知諸臣之志實不得行而天下之議實有所由起而難于自白也其所由起者雖多然其大端不過曰章疏停留人才壅滯夫章疏者下情之所由達上意之所由宣譬如人之有口有語言不可喑啞若章疏停留則上下兩絕無以自通而輔臣者身處禁近爲朝廷腹心若不

為之通其塞而達其情則凡有結轄湮鬱孰不怨尤而彼此猜度如人行暗中轉相模索此議論之必不能免者也至于人才則人主所恃以分猷共理以治安天下譬如人之有口鼻耳目手足有一不備不可以爲人若人才壅滯則天下事誰爲效力彼高之懷忠抱猷思自表見下之欲竊升斗以自潤者皆不得售而輔臣者方[illegible]然高官厚祿自處于尊膴之地人孰能甘此亦議論之必不免者也更有大者自古人臣或事庸常之主則人尚

能相亮以爲轉移匡救之無機又或信任不
專禮貌衰減則已亦可自委以爲方枘圓鑿
之難入今我
皇上總攬乾綱厥弘治理
神聖英明之質固三代以後之所無其敬禮輔臣
推心寄腹三至之朽不拔十行之札時下元
首股肱之誼亦三代以後之所無夫事如此
之
君蒙如此之眷遇而欲曉曉自白于人曰吾力不
能爲非但心有不忍即天下後世之人誰肯

行之無可奈何于是自安曰臣子職分爲當

君父[illegible][illegible]任勞而已無顧身名而已夫怨謗在臣

子而有益于

君父此固所恃也而求也苟以臣子之怨謗而反

累

君父之焦勞則何如無怨無謗之爲愈乎君無恤

身名則亦萬不得已之說非出于本心今有

人數臣曰忠

君愛國無負

眷知臣雖不敢謂然而于心實願之也有人訾臣

曰祿祿浮沉負
君誤國臣雖不敢謂不然而于心實不願也夫豈
獨臣即
皇上之溫綸重疊褒嘉臣等固亦為其身名計矣
皇上欲予臣等以名而臣等乃不能竭力效忠以
二帝三王之名歸之
皇上此尤天下之責望而議論之必不免者也
天子之威令無所不行而獨于衆口衆心有所不
能奪
皇上試思二十年來為輔臣費多少周旋用多少

無力而輔臣終不能自脫于是非毀譽之場雍容于進退去留之際而彼其求多于輔臣者天下且群然啓之爲慷慨爲敢言徃者毋論郎今日臣所追隨之二臣其人品行業豈不卓然足爲一代之鴻鉅亦豈不灼然見信于

聖心而頃者之被言天下人莫敢爲白顧反連章累牘爲言者左袒此何故也天下人以回天轉日之事盡責之輔臣而輔臣處勢之艱難情事之困苦人固不能盡知郎知之而亦不

相恕也以臣愚慮今日事勢已當極也極否之時尙非有所改絃易轍以少厭塞天下之望而稍平其情則此地必不可居此官必不可爲徒使臣等怨集謗興身敗名滅終無補于國家之分毫且有大損即臣等不足顧惜而天下事愈不可爲矣臣才質駑下視從前諸臣萬不及一積怨叢詬當又甚焉每私自念天下之愛臣等者無過于

皇上臣等苟有苦情不以訴于

皇上更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時事之緊急人情之所洶

洞首可臣等行皆作

聖心無俟臣言

皇上試體然行一事則爲臣等滅一事之紛紜早

一日則爲臣等淸一日之罪過非爲臣等計

乃所以爲天下國家計也至若臣等之矢心

竭慮營職奉公庶幾不至顚覆隕越以辱

皇上簡用寵擢之盛心則尤所日夜兢兢不容自

逸者矣伏乞

聖明俯垂矜察臣不勝戰慄哀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六月初八日